

一個人的沈園



繽紛華夏
肖復興

到紹興，總愛去沈園轉轉。那裏有放翁的影子，如果沒有放翁，它只是一個不大又很普通的園子。在江南，比它軒豁漂亮的園子有的是。我們很多的景點，都因有歷史故事和名人傳說的附麗而聞名。所以，我們的旅遊，與其說是看景，不如說是聽故事，導遊才派上用場，大有作為。

上一次去沈園，是六年前的春天。從魯迅故居出來，天近黃昏，獨自一人沿河走到沈園，半路上，天下起雨，雨不大，如絲似縷，我沒有帶傘，就這樣走到沈園，清風細雨，也很愜意。

走進沈園，沒走多遠，天便黑了下來。可能是雨的緣故，沒有了黃昏時夕陽晚曉的烘托與過渡，那麼快，夜晚提前降臨。綠樹叢中的燈亮了起來，在雨絲中閃閃爍爍，有些迷離和淒清，與放翁唐婉淒婉的愛情故事很搭。

當然，這只是我的想像而已。如今，人們來沈園，和逛公園一樣，不會有陸游當年來此「猶弔遺蹤一泫然」的感覺了。這中間不僅有相隔漫長時間的距離，更主要的，我們不是當事人，難有肌膚相親與撕痛的感覺。風景，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的是我們的心境、回憶或思

緒，因人而異。縱使我們有想像或感嘆，也只是隔岸觀火，隔靴搔癢。沈園，還是八百年前的沈園，卻也不是八百年前的沈園了。在後世的重建與重構中，沈園已不是放翁的懷舊之地，而是一座收費的人民園林。

越往裏走，天越黑，幸虧雨不大，沾衣欲濕的感覺，很舒服。才發現整座沈園裏，除了我，竟然沒有一個人，空曠清靜得彷彿是我一個人的專場。如果此時從花叢綠蔭中閃出一個人影，會讓我恍惚覺得是放翁或唐婉，夢幻的感覺，穿越了時空。這種感覺和想像，都來自放翁的那首《釵頭鳳》和《沈園兩首》七言絕句。

關於沈園，「路近城南已怕行，沈家園裏更傷情」，晚年放翁不只寫了這兩首絕句。如此鍾情地反覆吟詠一個地方、一個人，不知詩人中還有何人。因這種持久近乎一生的感情，壓迫得小小沈園越發沉重。我所見短識淺，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園子，也有如此厚重的感情因素，力不勝負所承載。

如今，我們看到的只是這一座沈園，和放翁與唐婉的幾首詩詞。這就看出文學尤其是詩的奇效了，它沒有功利的實效，卻可以在人的



▲沈園一景。

資料圖片

心裏和時間裏長久發酵，滋潤着我們平日裏一些難得的嚮往憧憬，或對人生種種遺憾與失落的一聲嘆息、自嘲和悔恨。所謂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」，這便是詩乃至文學的體現，園林不過是它們的外化而已。而這種外化，經時間的作用，如同沏茶續水越沖越淡，以致化為今天的拍照留念，發朋友圈的到此一遊。放翁唐婉和沈園，統統被我們消費。

和我以前來時對比，感覺沈園變化很大，地盤有所擴大，增加不少亭台，綠化更漂亮，

水系也變得委婉多姿，尤其是增添了陸游紀念館幾處景觀，真有些豪華版沈園的感覺。放翁再來，大概不僅是「沈園非復舊池台」，會是難以相識甚至迷路了。

引我注意的是一座小型的舞台，在綠樹掩映下，在燈光閃爍中，顯得有點兒夢幻。白天，會上演一些節目，尤其會穿上放翁和唐婉的戲裝，男女纏綿纏綿演唱那首膾炙人口的《釵頭鳳》。不過，那只是旅遊節目的一種點綴，慣性的重複演唱，很難動情動心動容。

匆匆走到園子盡頭，看到了牆上熟悉的放翁與唐婉各自寫的《釵頭鳳》，似乎才算是完成這一次看沈園的心願。彷彿這一刻是《釵頭鳳》這場大戲的開幕，或是落幕，放翁和唐婉會一起走下舞台，向我緩步走來，來一次跨越時空的握手。

沒有，沒有放翁和唐婉，也沒有放翁和唐婉的扮演者。除了我，沈園靜悄悄，沒有一個人。

返程路過一座小石橋，想起放翁的詩：「傷心橋下春波綠，曾是驚鴻照影來。」也沒有驚鴻和照影，只有細碎的雨絲輕輕敲打着燈的倒影，迷離閃動。

清華大學歷史建築群



如是我見
侯宇燕

一陣興奮。十一年前周文業先生的提議終於得到了落實。想必在勝因院、布吉院這些幽靜的校園一角，也掛上了類似的牌子。

怎樣保護歷史遺存？重新體現高等學府中國哲學、文化幽雅、淡泊的精神風貌？十一年前《永遠的清華園》再版之際，在照瀾院的清華校友總會所在地，古老的、窄窄的、原名南院的深邃房子裏，教授周文業拿出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。他建議校友總會的領導在這些老房子前釘上前主人的名字。那麼這些前主人是誰呢？據前來參會的前國家圖書館副館長、老清華資深館員唐貴方之子唐紹明回憶，抗戰以前，清華園主要有四片住宅區。一是北院，一是西院，一是舊南院（以前叫南院，就是開會所在地照瀾院），一是新南院（即新林院）。不少人家都住過不止一個

地區，但南院似乎是戰前幾乎所有人都曾住過的地方，可見它的重要。如梅貽琦先住南院，從美國回來後搬至甲所；馮友蘭也是先住南院，後搬至乙所；俞平伯在新、舊南院都住過；朱自清戰前曾住南院單身宿舍，後至西院，戰後住北院；陳寅恪一九三二左右從南院搬到新西院，一九五二年由住在南院幾十年的唐貴方一家遷往陳寅恪舊居；聞一多住過西院和當時還非常漂亮的新南院（新林院）……

抗戰復員後，學校為幾處較新的幽靜住宅區起了有些仙風道骨的名字：勝因院、布吉院，其實是為了紀念雲南八年的生活。陳岱孫戰前住北院，戰後遷至新南院；老清華著名的外籍教授溫特先住北院，戰後至新修的勝因院；李廣田在勝因院和新林院都住過……

可以說，這些大大小小的住宅區，共同見證着中國二十世紀的教育史、科學史和文化史。這裏會喚起人們對尋找「皈依」的意識，一種被情懷所浸透的信念。典型本就是從具體時空中生發出來又能瀰漫於天地之間的價值生活。學校開了一個好頭。

草木青



人生在線
張君燕

北方的春總是姍姍來遲，放眼望去，山間依舊灰暗、寂寥，光禿禿的樹枝間，烏鴉搭建的巢赫然可見。烏鴉大概也很無奈，粗糙的巢，任人觀瞻，時刻暴露着牠不夠精湛的手藝。我覺得烏鴉大可不必介意，正是這個不夠精美的巢庇佑了牠們一整個冬季，替牠們遮擋了風雪與嚴寒，迎來了此刻暖融融的陽光。

是的，陽光到底與往日不同了，變得敬業起來、熱情起來，像睡足了覺的小伙子，開始舒展筋骨，釋放滿身的活力。風也溫柔了一些，不再發出哨子一般的尖叫，收斂了脾氣，放緩了腳步，輕輕柔柔地像初見心上人的小姑娘。

可是，還是不夠，還是缺了點什麼東西——怎麼不見一點綠意呢？柳樹還未發芽，山坡上也是枯黃一片，不見半點萌動的春色。「咋沒有？是你看不見罷了。」放羊的老漢甩了下手，笑着說，「有沒有青草，我的羊兒們最知道。」

羊群在山坡上四散開來，都低着頭專心致志地啃着草。老漢說，吃了一個冬天的枯草，羊群早就吃膩了，漫不經心地東啃一口、西啃一口，根本不願意駐足。這幾天卻變了個樣子，走到某個地方，便停下來，一待就是十幾分鐘，嘴巴不停地嚼着，吃

得格外起勁兒。「這些機靈鬼兒嘴可刁了，知道青草好吃，也知道去哪裏找剛出土的嫩芽。」老漢說着，笑容裏有一絲自豪，好像在誇耀自己的孩子。

我走到一隻羊跟前，蹲下身子窺探，果然發現了青草，小小的、嫩嫩的，緊貼着枯草的根部，不仔細看，還真的不容易發現。「春江水暖鴨先知」，最先知道水溫變化的是每天戲水的野鴨。那麼，最先探知到青草的應該是天天接着地氣兒的羊群呀！青草開始探頭，緊接着樹木也開始發芽，春天就算拉開了盛大的序幕。

很喜歡一句詩：已識乾坤大，猶憐草木青。它所展現出來的情懷令人動容。即使是經歷世事沉浮，看到草木生發、春風又綠時，依然能夠生出喜悅之情，何況我等凡夫俗子呢？看到草木生發，綠得惹人醉，心中那份悸動與歡喜是遮掩不住的。

當然也不需要遮掩。奶奶從來不掩飾自己的喜悅，她高高興興地拿了籃子去田裏摘野菜，薺菜、灰灰菜、馬齒莧、馬蘭頭，還會撿了枝頭的嫩柳葉和榆錢，或剝餡兒包餃子和菜包子，或焯水後涼拌，然後與家人一起品嚐春天的滋味。與現在的人們拍幾張春意融融的照片發朋友圈不同，奶奶覺得，對着餐桌上的一盤新綠，並一掃而光，這纔算是對春天致敬最好的方式，也不算辜負了那一汪草木的青綠。

拜晤金庸先生



人與事
學勇

聞知張德馨教授在港講學結束行將返回杭州，金庸先生馬上打電話慰問，並邀他來家裏相聚。張教授不願打擾先生，再三謝辭。金庸先生說：「我是令尊大人的學生，我們是師兄弟，理應相見的。」語氣中透着親切，令張教授再難推辭，於是雙方商定當晚即晤面。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七日，星期六。

金庸先生是浙江海寧人，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，本名查良鏞。一九三六年他從家鄉小學畢業，考入曾培養了茅盾、郁達夫、趙萬里等前輩名人的「浙江省立嘉興初級中學」。成立於一九〇二年的嘉興府學堂即是該校前身，百餘年來學校幾經更名，最終成為當代的「嘉興一中」。查良鏞入學時的校長張印通先生，在當地極具聲望。查良鏞天資聰穎且勤奮好學，卻在讀中學時即遭遇人生危機，幸虧張校長施以援手他才逃過一劫。一九八六年四月嘉興一中首次舉辦張校長紀念活動，金庸專門發來電報說：「張印通老師是我恩師，對我一生教導嘉惠良多，數十年來時時思念，不敢忘懷他的恩德。」張校長的長子便是張教授，執教於浙江大學計算機系。

傍晚，張教授來到太平山頂的查府拜晤金庸先生。先生十分關切地詢問張校長晚年的生活境況，接着又回憶起一九三七年秋後日寇逼近嘉興、張校長率全校師生遷移去浙南山區戰時辦學的往事。那時的查良鏞只有十三歲，個子小，背了行李長途跋涉，常落在隊伍後面。張校長前後來回地巡察，每看到查良鏞的狀況，都會關照高年級同學幫助他背行李。

一位曾與查良鏞同年級的校友也攜妻到訪，金庸先生與其共同追憶碧湖鎮「龍子廟」的戰時課堂，以及「胡公廟」的男生宿舍。那時他們每日粗茶淡飯，草紙釘一釘就當筆記本用，卻受到了極其優質的教育。二人情不自禁，同聲高唱在碧湖唱的歌兒，一曲接着一曲，彷彿時光倒轉，回到了他們的青春年代。張教授也是嘉中校友，卻唱不了



▲嘉興一中內，金庸親題詩的方碑。

作者供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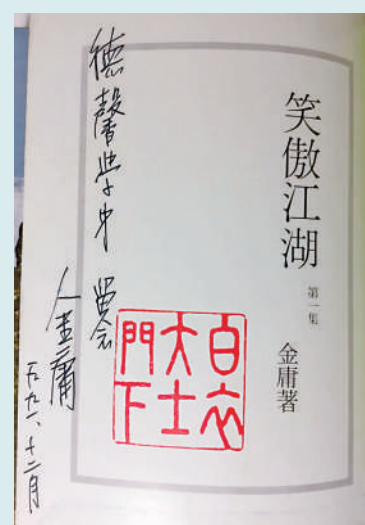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歌兒——他是抗戰勝利後才入的學。張校長帶領師生們離開嘉興時，他年僅七歲。校長顧不上安頓家眷，只託人捎口信給妻子，囑她攜全家到百里以外的新市會合。張教授記得自己同弟弟被人用擔子擔着，與母親及兩個姐姐隨師生們一起遷移，記得在路上遭敵機轟炸、掃射，還記得十二月在碧湖鎮落腳後，春節剛一過校長便安排家眷去上海投奔其妹，以便自己全心為學校工作。但因為在碧湖鎮住得實在太短，張教授記不得學長們唱的那些歌詞了。

金庸先生想起了嘉中教他英語的徐珏珉老師，這一位張教授倒極熟悉，他自己也修過徐老師的課。

先生以大鬧蟹饗客。見張教授從蟹鉗中取肉很費力，先生便和藹地建議他只吃蟹肉、蟹黃、蟹膏就好，蟹鉗不要吃了。

一樁碧湖往事令先生難以忘懷，他說起自己在壁報上發表的《阿麗絲漫遊記》，那是諷諭訓育主任的圖並文。上頭教育廳特派的訓育主任沈某人，專橫跋扈，實際權力大過校長，動輒訓斥甚至威嚇學生，很不得人心。看過《阿麗絲漫遊記》後他氣得渾身發抖，要將作者查良鏞開除。如果真的被學校開除，不但會失去繼續求學的機會，連吃飯、住宿也將發生問題。

先生接着說，張校長從中斡旋，想以「記過」的方式處分他，從而化解此事。可訓育主任不依不饒，非開除他不



▲題字簽名版《笑傲江湖》第一集，題字：「德馨學弟留念 金庸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」。

作者供圖

可。於是張校長將這件事拖攔了下來。直到期終考試完畢，暑假開始，張校長才把他叫到辦公室，交給他三樣東西。先生扳着手指，一樣一樣數了起來：「一張本學期的成績單，一張公費證明書，一封張校長寫給衢州中學校長的親筆信。有了這三樣東西，我即可轉學去衢州繼續學業。若不這樣辦，我就會被開除，沒有哪一間學校再肯收我，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查良鏞了！」先生眼中閃着淚花。

先生的父親曾經前往碧湖看望他，張教授好奇查父是不是與張校長見了面呢？金庸先生說沒有，並以此為憾。

時間很晚了，客人起身告辭。臨別之際，金庸先生將親筆題字簽名的《笑傲江湖》贈與老校友留念。



梵高星空藝術展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梵高星空藝術展在河北石家莊展出，展覽通過三十多個主題空間，為觀眾營造色彩斑斕的夢幻體驗。

新華社